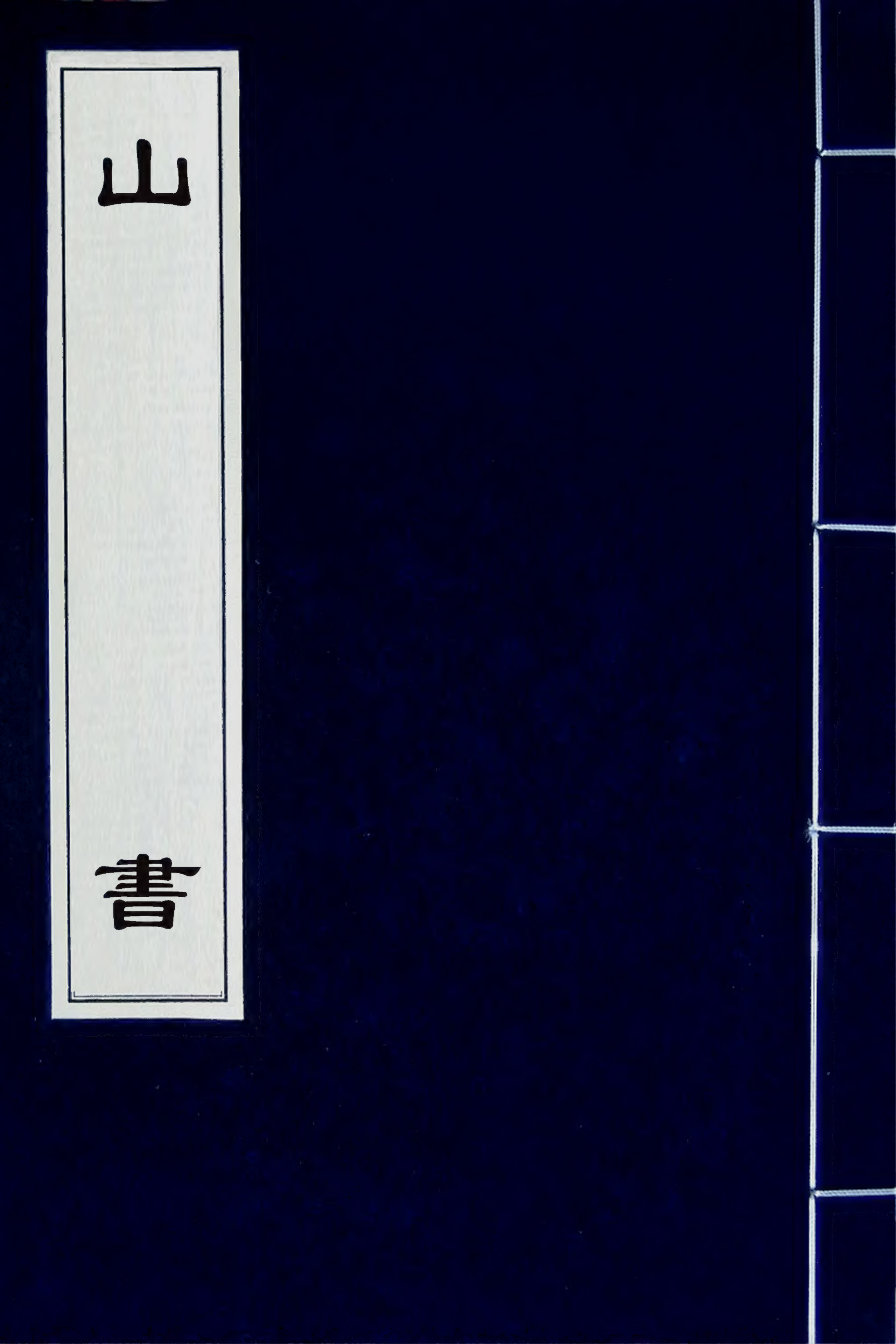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十五卷

師禮輔臣

崇禎十五年正月元日御皇極殿朝畢傳閣臣周延儒等至殿上帝西向揖之諭曰朕以渺躬仰承天眷君主萬方十五載于茲矣深慚德行淺薄才識庸常恐忝君師之位思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道意卿等即朕之師也股肱心膂臣哉鄰哉經曰尊賢也敬大臣也禮應尊敬朕此舉原不為過茲于正月

元日端冕而求諸先生不必謙遜今而後道德惟諸先
生訓誨之政務惟諸先生匡賛之調和燮理奠安宗社
萬民惟諸先生是賴古來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
朕于諸先生有深望焉特諭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云履端肇慶羣寀吁嵩有喜
天顏忽遣中使宣閣臣入殿一時鵷鷺咸翹為希有盛
事引對良久恭駕尊表同官班散臣始竊聞梗概不勝
手額曰有是哉端冕以臨之析節以下之調和以望之

師保以稱之股肱心膂以託之志同道合 以丁寧之學
爲後臣帝王盛軌而不世遭逢也顧閽臣何德堪此以
天秩武今事勢最大且急者莫裕公私澄清吏治剪除
内患安定邊陲孰非閽臣仔肩能不亟商辦此四者之
法而訪求辦此四者之人乎若夫感孚帝衷贊襄廟謨
宏開言路收拾人心此四者不由閽臣身親爲之更由
乎誰以漢陳平猶知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鎮撫
四裔諸侯親附百姓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爲相務者也

而况親見堯舜者乎昔商宗之命傅説也曰啓乃心沃
心今閹臣所進滕諸者必無啓有和述刑名娟嫉之説
勞割聚斂之文著矣而夙夜靖共其果藏身以恕手從
未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
何以故凡人主非倚左班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
足稱意者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
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而任一二大事不豫料一
二大事不惑自足以起皇上敢信敢信則宮府通委任

尋而百事辦矣閣臣辦事總在知人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王淮問楊萬里先務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以下六十八人虞允文為相嘗籍人才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是國計邊防非不喫緊之用人似猶第二義而所用之人惟吏兵二部尚書最亟如皆賢也則閣臣當與同心於理有不賢者則必一更置之奈何悠悠忽忽為也其次諫官其次詠官其次督撫其次提學其次

總銓王于文選職方兩部須精擇而久任焉更得賢掌院注意巡按御史嚴爲殿最則州縣長吏孰不化枉而爲直若是然後百姓親附群才奮庸而諸事就理矣以今宸宁配羲軒之德社城絕狐鼠之緣時際道行殆逢聖作贊乎章而登協和俾天下猶有納溝飢溺閣臣豈不抱耻實欲式酬天獎惟在以人事君罄伊呂之衷蹤率羲之軌奏太平之續斯真萬世一時也臣方齋沐繕疏間又有惕于天人之際焉是夕也同雲忽合雨雪載

霏道路歡呼有年叶卜和氣致祥于茲徵信臣惟日祝
皇上以天自處下濟光明而已
給事中孫承澤疏曰皇上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于
茲十有五年矣乃往者憂勤已備而泰運猶屯緣負國
輔臣衣鉢相繼取擲相尋視善如讎悅不若己膚貪如
林棟隆董羽宸等列居清要邪僻如汪慶百蔡奕琛咸
推總憲或改銓衡大臣不法小臣烏能盡廉于是災害
疊見至十三年而極皇上乾明獨斷銳意更始崇教大

之規尚清簡之治隆儒崇道見于王正之始臣以瑞雪
應期來價頒瀱語曰太平有象此其象乎夫正月于時
為春于卦為泰泰者通也天地一小開闢也惟王者德
能配時則時與德應故泰運不關氣數而在開泰者之
一心古者喜起在堂干羽在階風動在野感則必應理
有由然也聖人著易至泰繫之辭曰小往大來而又申
之曰內君子而外小人蓋小不往大不來不能成泰而
非內之外之則小亦不能往大亦不能來也喜其辭曰

往來厥其界曰內外蓋誠知世道有君子即有小人衆君子扶世道而不足一小人害世道而有餘往來內外之間蓋三致意焉宋臣有言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去之甚易小人如莠草也不種即生去之爲最難必如泰交之二以包荒不遐遺者保君子以儞河朋亡者汰小人蓋善類非寬爲容廣爲招不能來惡類非勇爲拒痛爲絕不能往也皇工寔時圖泰奮在甄別流品惟願臣工凡陽必光明凡陽必正直凡陽必誠質而任事

皆君子也凡陰必柔荏凡陰必險譎凡陰必虛歉而掩飾皆小人也望皇上留神省察有難逃洞鑒者矣斷以宸衷合以輿論任賢勿貳去惡務盡從此而明明在上師師在列天下有不雨暘時若歲時豐穩禎祉駢蕃遝烽不驚者臣不信也是年四月德州謝陛疏

祈穀值雪

正月十一日祈穀南郊故事祈穀之日應用上辛以是月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禮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

日辛巳為中卒允之是日亥時一燈起萬燈齊明帝常
服乘輿冒大雪從齋宮東門至大次具祭服行祈穀禮
用二十四拜加大祀儀

監局職掌

正月禮部覈言臣等捧誦聖諭仰見皇上神武秉斷卓
越古今睿慮淵謨同符聖祖盖旁逖稽周官內職不踰
百人糾禁王宮掌于小宰古聖垂法豫戒將來盖其慎
也太祖高皇帝實詳鑒于往代而取衆之其設內官也

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命交通有戒預政決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雖曾遣太監而所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于軍民無涉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宮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開閒如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

往甘肅巡視却來回話者決然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遺會多歟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開礦之役大約利小害多熏亦旋設即止操縱在握一時暫托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釐正實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于先皇上剪除

逆璫媲美于後總之稟成于高皇帝訓諭內臣無預政
事外臣毋得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
讀寶訓深溯詔誅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當令畏法
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於耳目則羅織啟
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允實鑒古酌
今可以無弊而神孫聖祖于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
稽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為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
御覽至于供事掖庭位置日倫因時增設外廨未詳及

整飭部裁等事應聽該監臣逐一開列具奏恭候聖明
裁奪施行

東宮開講

正月閣臣恭議講儀一覽史以佐經察舊儀有讀四書
讀經史之文似宜于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段進講
凡治亂邪正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為益不
小一有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遍為蒙養聖功伏
見皇太子聰穎非常似可各有為五以餘力用之閱史

作對既可養氣兼可旁通一對句以致知相傳祖宗朝講讀畢皆有對偶之句由淺漸深由近及遠比物連類觸發似多可將舊對佳者集爲一帙恭候東宮時取覽觀閒作一對容臣等與侍班講讀官互相參印似亦格致一端一問辨以去疑聞高皇帝每令儒臣進講必令反覆討論以求義理之極如講洪範講立政攻乎異端及心箴皆直闡聖真出自天悟至肅皇帝聽講尤多發前賢所未發呈工精洞古今同符二祖計萬幾之暇所

以諭東宮者耳提面命無不周到而講官進講時間有
疑義東宮亦可時賜詰問以盡下情一時習以基聖光
臣啓事吳寬言東宮講學自寒暑朔望令節外一歲之
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即
日習讀于內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治道所得為
多也商書言終始典學周頌言日就月將守成芳躅舉
以為時習不厭之助

東廠事仵錦衣緹騎

正月御史揭仁恩疏言臣讀勑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炳于日詞烈于霜中外臣僚孰敢不遵微臣拜颺之餘因稽高皇帝設官之初無所謂緝事衙門者不法之事祇于明糾無陰訐也後來以蕭牆肘腋則有東廠然如神宗皇帝享國四十八年合天下臣庶登之春臺緝事之門鞠為茂草而亦未嘗有奸宄之滋敗元氣日培去氣日張郅隆之治曷有過哉今幸我皇上聰明聖神即委任緝事亦無有炷日月之照者臣復何贅獨臣待罪

南城所見詞訟多為假番即假稱隶厰則魂魄供摇況
其真者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此
取事件則番役即懸價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為奸盜而
賣與番役則誘者獲利挾仇恣以首告而證以恶棍則
挾者逞忿厰臣豈不亟令五中禁之然此款事件而又
欲令其不買事件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數矣嗟乎設
阱布罟以待魚鳥人猶厭之況餌人以陷我擇人而肆
噬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吾網羅之中皇上

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臣今冒昧一言亦恐禍機不測而臣不暇顧也伏願皇上先寬東厰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亦急皇上勿急于求彼亦不必急于得皇上惟恐其究累彼亦惟恐其波及此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殺非惟輦轂蒙樂利之休內外關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抑臣復有請者如臣于獲罪國法雖貸皇上勅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踐土食毛罔非人臣春温秋肅皆為聖

恩圖安所逃哉若縱嗣一違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
地方官欲餽衙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之求而天威所
遣跋涉遠來被自為長遠計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贖
則留彼餘背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自非
劇愚聖明亦豈忍籍沒哉故養無事之福以臻仁壽防
有害之政以維治平惟我皇工聖德天縱微臣拭目望
之矣

違轄臣清獄

二月諭三法司刑獄所係甚重法貴一成朕每加意詳慎有批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體不肯執持始多失之輕縱継輒務為深文疑惴游移牽歸綴閣或因犯人狐獨無控竟置罔聞不識不提經年累月或因追贓未了証犯不齊淹繫牽纏剝脫無日又有一等事理已明訊囚可結乃胥役故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拖累以致獄案叢積胥索盈饜沴干和深可警痛茲特遵元輔周延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獄情悉心

清理除事干重大案已確審無舊監候外其餘戍遣配
杖等様俱着詳審招案依律定罪諸冒教落至于犯証
開從未討賍銀追比未完亦當酌量事理或寬或保不
得一概淹監倘有事係冤抑情可矜疑雖在重罪不妨
將疏奏請候旨裁奪總期疏淹理滯據法得情予以應
得之條留其再生之路庶幾惟明克允可望獄簡刑清
縱使寧失不經猶是矜頑宥過尚其殫心詳核鼓職力
行以稱朕好生欽恤至意

賑就撫百姓

二月諭朝廷大法勦逆撫順汝等就撫之民原係醇良百姓向爲巨憝所脅或迫飢寒冒昧從及出不得已朕所閔憫盖賊渠梟青山等既已就誅汝等仍是良民可各歸本土務農耕作有精壯願爲兵者着該撫鎮及所在將官分領收伍朕念汝等再罹王化窮困未舒將發內帑銀二萬兩解來山東着撫按官編給汝等以資安生務令均沾毋得遺漏不許吏胥措勒侵役違者即行

嚴飭重治仍責各有司隨宜安插洊等務令得所各處
鄉紳富室有能捐輸資助者該撫按即行奏薦以憑旌
奬特頒明詔咸使聞知
行耕耤禮
二月十九日駕至先農壇六科洸允培孫承澤戴明説
洸迅表惶吳希哲等同禮部侍郎蔣德璟等導駕至具
服殿易皮弁服絳紗祭服至壇壝工結黃幄奉先農下
設拜位帝拜揖甚恭禮畢仍導駕至具服殿易翼善冠

袞袍太常寺奏請詣耕耤位六科同禮部導駕至位戶
部尚書傅淑訓跪進耒耜順天府尹張宸極跪進鞭六
科錦衣衛太常御導引帝左手秉耒右手執鞭三推步
行犂土中叢隴而止耕時教坊司引紅衣兩旁唱禾詞
老人犂牛二人扶犂二人耕畢戶部尚書跪受耒耜置
犂亭府尹跪受鞭置亭府尹捧青箱播種耆老以御牛
隨而覆之御觀耕臺于是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張四
知謝陞陳演吏部尚書李日宣六人耕東定國公徐允

禎恭順侯吳惟英清平伯吳遵周戶部尚書傅淑訓兵
部尚書陳新甲工部尚書劉遵憲六人耕西順天府廳
官各執箱播種太常卿奏耕畢駕至齋宮各官一拜三
叩頭分班侍立順天府官率兩縣官耆老人等五拜三
叩頭農夫蓑衣挑農具三十人隨後俯伏禮畢即隨府
縣官至耕所終畝各官行慶賀禮傳旨賜酒飯文官三
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坐丹陛上餘在臺下是日科臣
沈迅因教坊司承應歌詞俚俗宜改正疏即下部本月

二十四日令閣臣傳禮部王錫衮蔣德璟到閣諭以後耕耤宜歌豳風無逸之詩其教坊所扮黄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醉狀委為俚俗亦令改正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褻瀆及禾詞宜頌不忘規須令詞臣另行撰擬

改正樂舞

二月禮部疏言該內閣傳臣等到閣恭述皇上面諭耕耤事因科臣沈迅有疏商確一番如豳風無逸之詩俟另議外其教坊司所扮黄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醉狀

委爲俚俗臣等前演習時已作令改正祇因沿習已久
不能驟更又蒙諭感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褻瀆及禾
詞宜須不忘規頌令詞臣另行撰擬供即行令吏正又
蒙諭太常寺有神樂觀及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今郊廟
隊樂亦多踈濫如琴瑟並無指法舞容之乖古制宜訪
求知樂之人細加參究因及鄭世子所進樂書及原任
禮部尚書黃汝良樂律考大要以黃鐘爲主仰見皇上
留心工理于禮樂精微無不洞悉臣等謹察得黃鐘候

氣實為律歷之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為三寸九分或為九寸其說不同前議歷法時臣等以古葭灰候氣之法令欽天監與新局并試皆不甚曉至樂舞生則琴瑟搏拊尚未能辨別黃鍾于周時以舞教國子令大胥正舞位小胥正樂列節八音而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于其中至漢大樂律則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凡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以為舞人其教之豫而選之精如此以故能發揚功德孚

格人天而令皆伶人下賤為之去古實遠宜令太常徵
周漢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將律書正聲所慕
舞圖舞節重加翻習庶近復三代之舊又輔臣奏廟堂
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意亦以為然祭饗與凡祭祀用太
常寺樂舞凡朝會宴享等禮用教坊司奉鑾而相沿既
久殊非成習所當嚴行申飭者也至古者房中之樂歌
關雎諸詩燕射之樂歌鹿鳴諸詩笙奏由庚諸詩即漢
樂府亦將為古雅當時音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太常

教坊爲二實鄭聲亂雅之始惜古樂殘缺未易頓議亦宜訪求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制治盛心

請用廢臣

二月禮部侍郎蔣德璟疏言臣叨職佐禮官仰見皇上敬天法祖倫極精誠郊廟必親對越罔懈近者祈穀藉田朔日諸大典禮相繼具舉臣等幸以菲劣備駿奔之末仰藉日躋聖敬穫吉成事伏覩入春以來瑞雪日霏

豐登有象開自畿內外至河北山東浙直一帶無不以盈尺之雪相慶者實數十年所希覯也至耕耤再舉尤為曠典蓋高皇帝嘗曰耕耤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南畝非盡虛文而肅皇帝亦一再舉行無非肯重民依為三農勸我皇上之心即高皇帝肅皇帝之心也惟是頻年旱暵內外交訌加以三餉重疊民不聊生誠恐勸農之心雖勤而民尚有不能農不敢農不肯農者流亡

滿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從得牛尋種是不能農也
三餉逼迫纔一存犁催徵已至胥吏胼景狼虎噬人誰
不望而却走是不敢農也富者以逐末為利貧者以充
衙役縱遊惰為利甚且以充兵為利投賊為利而最苦
最窮莫如農是不肯農也無農則無粟無粟則無民亦
且無兵此非急極虛餉嚴除加派則農夫終無樂生之
日也祖宗時惟正之外則無加徵猶且歲有蠲免矧今
日乎臣等又見皇上加意憐才命部院議起廢錮且將

召用劉宗周鄭三俊及命輔臣清理冤獄中外歡呼無不手額頌聖神者臣等愧之知人之明無以仰佐高深惟每翻閱部中舊案見原任侍郎陳子壯顧錫疇二臣竊以為罪尚可原而才實有可用者子壯以議宗才獲罪錫疇以議戚臣獲罪雖一時意見罣誤而其平日品望臣等實愧不如又如原任祭酒倪元璐文安之學問經濟卓然不群兩人雖至今以為師表似亦當在賜環之列至原任少詹事黃道周愚戇之咎實皆自取而半生

孤若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矜念在如天之度既曲
賜矜全乃人才實難亦豈忍終棄倘或寬其永戍許以
自新此則堯舜憐才盛心非臣等所敢冒請也于壯等
與臣同官同署心知其枉不敢不言亦以望工求治之
切愛惜人才之盛心同符二祖而臣等顧忌不以實告
非忠臣也敢因具奏而并盡其愚

台遝延言

二月御史張青堂疏言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大抵皆由

天縱然未有不因從諫而聖者也無論懸鞀置鐸設保
詔師求言之塗惟恐不廣若乃官刑之儆不匡是懲遒
人之徇不恭貽戒乃知三代以前但有以不言罪者必
無以言罪者此法理所由隆也後世見作一鳴或同仗
馬而寒蟬縮蝟之流咎譽不關反得扉騰升華銜麹清
路言官之失其職也久矣恭遇我皇上炳日月之明擴
山藪之量御極以來下詔求言不一而足然而朝工夕
可實見施行者則惟于今為烈是以一時言路諸臣無

不各舒讜論競天危言以副我皇上遜聽虛懷而皇上
亦且嘉納優容恒如不及染言獻尊康衢共酌斯真千
載一時已臣于是竊為在廷諸臣慶遭逢而轉思前者
因言降謫諸臣為可念也在諸臣率意敷陳罪止戍于
狂戇在聖明導從降罰法姑予以困橫臣嘗于邸報中
讀其封事或譏微求之宜緩或陳刑獄之宜寬或所糾
者行閒功罪之淆或所爭者朝端名節之重或抨彈巨
奸于氣燄方張之日或祇陪近習于威權私竊之時雖

其言未必皆當然一腔忠愛則固天日所共鑒也倘經推折使作逐臣沉埋下僚擯棄于詄蕩天門外者亦既久經歲月矣伏痛有心造膝無路至不得與新進諸臣比肩共事當亦聖慈所深憫也雖盛世原無棄人何官不可自效然使之迴翔中外聽浮沉于部司何如特加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人心乎譬諸草木幽崖寂歷忽煦陽春未有不欣榮怒生者況風霜顛撼之久其勁挺自拔之概又特異于尋常者哉諸臣已離原職未敢妄

負前除尚有徵官又不得並遂起廢非荷特恩難逕禁
闥倘蒙聖朝過採臣言止須勅部開具緣由請旨錄用
所名不過數人而朝寧已改觀矣其雖為言官而去國
不關建白者不得輒引此例此又慎重名器之一端也

追恤故輔

三月予故大學士文震孟祭塟諭祭文曰惟卿學研天
人行根孝悌殿頭妙選競傳日映五雲仗下孤鳴自矢
瀾迴一柱追遺奸氛之錮斥益開風節之堅凝反正方

新旁求作人提衛史局譽獨表于三長納約經筵道允
孚于同德擢參揆席允動綸扉昌言則起懦廉頑直氣
已昂霄聳壑瀲封而退長懸夾日之忠得正以終遙叶
隕星之變追思明德恨不憖遺益將需孝朔思用俯循
于輿論英魂如在尚允祗承

冊封永王

三月冊封皇四子為永王制曰朕恭繩祖武仰希天休
長發其祥本支之昌後封建厥福宜茅土之既榮誼

既篤于展親典並隆于啟宇誥冊皇四子賦資歧嶷育德醞文璇極分暉式謹庭趨之教蕚樓儷秀具凜藩序之恭朕稽古眾建維城而剖封必冊拜于廟彝章具在寵命宜均是用封爾為永王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於乎周書之命康叔敎典在身又民漢史之頌東平問樂莫如為善惟孝以承言為則惟福以承配自求爾尚克戒怠荒無忘忠孝保茲帶礪以翼皇家體朕訓言用膺多祜欽哉

真人邪說

三月禮部科張真人請加三官徽號疏曰臣惟古帝王天保治內采微治外治內在省刑薄賦以固民心治外在選將練兵以鞏國勢並無所謂異教也比者內外交訌民不聊生幸皇上神武英斷清理冤獄蠲免舊逋近復再行親耕勸農頒詔民始有再生之望而于邊腹胥吁惓切中外翹首前見廓清乃有真人張應京乞濫發三官徽號一疏則臣等不能無駭者據道藏並無三官

之說近世始有之其經以天官地官水官爲陳子椿之子有無不可知然既經晉號而應京復請爵諭中外一體遵奉共許慶賀則不惟例所不載其意欲以何爲得無借此資鼓愚民使之奔走供奉以爲利乎抑衆倖差遣掊掜詐擢以爲名乎近年異教盛行游惰奸民棄農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脫漏戶口消減丁根不啻千萬矧有白蓮無爲等教夜聚曉散所在充塞若復許之慶賀其惑亂有不忍言者漢末之黃巾以妖術授徒及應京

之祖道陵以五斗米設教是正道陵舊事殆不深言自晋及唐其子孫並無封號宋崇寧中始賜號張繼先為虚靖先生亦並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髙望帝以天豈有師弟之且以清理羣道二教責之臣部大哉聖諭一洗凡人之陋矣應京酒肉俗流前春祈雪不致而歸北來沿途祈雨亦不效反以得雨誑吾蓋輒誦華嚴經咒螳者並笑破天下之口而尚久戀京邸耗蠹不貲長愚民左道之心短還兵血戰之氣無益有害斷

可知矣急逐跡山以清禁藪至其委曲聽容臣等照
左道惑衆例依律究處

軍犯納贖

三月諭舊制各衛所軍人多係壯健良丁每能圖功禁
業所以稱說官吏軍民可見罪逃在民之前後方以罪
犯死之漸夫初意且按律止有流配原無兼罷正條今
皆引例究軍是否成憲近因平荒道梗開都督府差官
押解軍犯其窮苦無告者多致逃竄尤非定罪時減等

好生本念令供着悉心商酌詳議良法來看又據今日條奏多言贖罪一欵朕讀尚書見舜典呂刑俱以贖刑欽恤垂訓古先王行此必有深意今日可借此為各犯稍開一線以遂朕惻隱之意此須折衷情法斟酌時宜行而無弊乃善行着議奏候奪

弭盜戡亂

四月諭朕以涼德御宇十五載于茲求治之心非不甚殷戡亂之方未得其要施之政令未免失宜是以念雖

切于愛民恩不能以下暨漸致閭閻困敝災害頻仍兵火縱橫中原塗炭忠臣良將膏血流沙赤子蒼黎脅投異類痛深犯脫慘極傷心此孰非朕德化不敷聲靈不振之所至也今欲治理維新廓然更始布罪己之詔施養民之仁而又思息息宜周空言無補且軍興繫費日損民膏縱欲拯困甦殘不知何道爾各部諸司凡有可以利民之事救時之方裨助政治之規條攻補朝廷之闕失者須實實開列項款送閣彙奏朕將採入詔內見

之施行不得以迂誕冗濫泛陳亂聽至于中外大小諸臣亦當自猛省服官攝爵合有職業爲何以全無匡濟竟乏挽回任兵食之交窮忍邊腹之弃急終未見有確然良畫奮起擔當雖忠義俱有同心乃戡定將誰屈指甚非朕之所倚望于諸臣也自今爲始亟宜洗心殫力惟日孜孜交警克艱共圖撥亂以稱委任分猷至意

采儒六賢

四月改稱采儒六子爲先賢命詞臣纂六子格言

詞臣佐樞

四月大學士周延儒請以詞臣一人佐兵部允之

申明言職

四月諭朝廷設立言官以爲耳目正禁開讜論裨助政機若緘默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爲名挾私逞臆循心附和爭勝把持其失職更甚于不言近因時事多艱亟資忠益屢敕弁納朕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體雖攄悃可取者固多而乘機恣妄者不少或薦

舉大監或糾摘過前或已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事值
慎重而哆口騰播掣任事之材致虧體之端抗威福之
柄失獻替之義此于朕求言圖治之本懷甚為不符昨
令部院及科道掌印官面諭傳飭并著該衙門領示惩
綱俾各遵依今將再行申諭除已往不究外嗣後如再
不改前非乖違職守負朕闢門求言之意定加嚴治

清核兵食

四月諭朝廷竭天下物力以轉餉各邊養一兵實得一兵

兵之用也及按籍有兵征調無兵近來逃亡缺伍不知其幾而餉額不惟無減且日告詘虛糜濫耗誰非窮赤脂膏着户兵部徹底清核將各鎮從前兵餉額數今宜減若干務逐一察明以便酌量蠲緩與民休息且到底派料壓欠數多舊逋未補所欠踵告日積月累迄無底止今議以何日始將向來一應掛欠截然勾銷按月解給毋仍虧欠即酌議雖妥具本來奏至于興屯一事全書開載甚詳各邊果能如法實行不得飾報虛數私派

取竊各督府鎮道司都着一體申飭若夫鼓勵忠勞全在信賞必罰今仗節死義之臣未見作何優異倡逃陷陣之將褒入立正典刑如此瞻徇游移何裨懲勸着即詳加察議應旌䘏者亟與旌䘏應處分者速為處分務使邊臣震奮克奏有功

慎選言職

四月諭朝廷聽言納諫必須言路得人欲得人必嚴考選公諳慎擬辨言試功抑競獎恬留真去贗此原是部

院職掌昨面諭已明着即細心詳議條例良法具奏又
舊制試御史必先試以小差果能稱職歷事經年方准
實授近因員缺一概徑差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嚴加
考核殊失慎重風憲之意令着該部院堂上官執法綜
稽申明舊制試御史必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概題按差
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奏奪

清理禁獄

五月諭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哀甚

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結未結各案人犯時命允輔
會同清理案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
囚着該撫按責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詳審所有軍徒
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即與釋放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有
訊讞未結拘捏牽累監禁逾年者通着速閱結成招
立案免提証銷郡一一清楚不許一概混監其大辟重
罪雖已奉旨從案若有情矜可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即
一面減擬係侯一面請旨發落凡追贓人犯除軍需庫

藏匿解京逃錢糧侵欠奸弊應追不饒乃就中仍酌議外其餘贓罰罪贖給主徵追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減半或全豁不許仍前需索敲比至于佐貳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徑送監舖違者究問治罪各撫按官須遴委賢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各府俱親詣獄審理既豁一應減罪減贓都悉心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爲差等務期一清淹禁盡滌煩冤毋失不經勿入非罪以稱朕愛民慎罰刑措囹空至意爾法司還察照道

果遂近分立限期與各撫按官去如有奉行不實玩視

歷應者察出從重究治於稟奉之毋忽

鄉試加額

允禮部議鄉試加額南北直各十五名江西浙江湖廣

福建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六

名廣西雲南貴州各二名

舉人選除

允禮部議各省直舉人數科不中即令赴部選除不准

會試

增奉先殿母后

五月十七日上傳禮部堂上官禮科太常卿供奉中左門及午門賜宮餅各十五枚御中左門之左小廂有扁曰德政殿帝屏諸璫退後即曰禮部等官過來帝曰太廟之制一帝一后計九廟此外祧廟亦有九亦即一帝一后因屈指數至德懿熙仁四祖外仁宣英憲孝共九祧廟已備各一帝后其繼后及生母后七位既不得入

太廟亦並無祧廟之主即宮中奉先殿亦原止一帝一后嘉靖後有以繼后生母后入者而已前七位尚無祭也帝意似在生母孝純皇太后而又推及七位后悉入奉先殿亦未明言也禮臣林欲楫蔣德璟王錫袞奏奉先之外別有奉慈殿係奉繼后及生母后處今雖廢尚可舉行帝曰奉慈殿外尚有弘孝殿神霄宮本恩殿禮臣奏奉慈殿如未可復或即在神霄殿奉祀未知可否帝曰太廟一帝一后朕不敢輕動還只是奉先尚可恢

拓前後加一層亦即祧廟亦當祫祭德瑑奏大祫之禮
歲暮已行于太廟似亦安當且奉先原止一帝一后與
太廟同若併祧廟之主具入未知安否帝曰奉先殿現
有繼后及生母后七位瑑奏九萬歷初添帝默然

兩輔釀亂

六月御史吳俊中疏言皇上仁明威斷銳意幾康好學
勤政敬天法祖嘉猷懿德史不勝書有何闕失尚須攻
補雖然皇上虛己責躬而臣下匿心獻諛則慚負聖明

甚矣臣謂皇工之失有二一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一曰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皇工臨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也特簡一温體仁顧托嚴正之義陰行媢嫉之私凡正人君子必百計排折以致賢士解體救過不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亂之源者體仁之罪狀也身任一楊嗣昌以撫賊為志謀以四事為實政加練餉以刈割海內致使民怨天怒災旱頻仍四海困窮盗賊蠭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嗣昌之

罪狀也皇上所信任無如此二人二臣恃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愛如何匪躬以自結于皇上迨深信不疑然後得為所欲為無不如意其所欲為者先啟成一不得不為之機彀待皇上發一意旨而遂見諸行事有執以罪彼彼不任受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亦未嘗專擅也乃益深信不疑是以二奸誤皇上而反卸責于皇上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為二奸代受過也夫臣子為君父受過分也誼也豈有君父為臣子

受過之理皇上自君臨以来無一念不善無一事不善而奸邪輒借以濟其惡如治尚嚴明也而引之于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以從重皇上念與事之善無由見于天下而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為朝廷闕失敢于非議而背叛之孰知皇上固十五年如一日哉今即下罪己之詔俾父老扶杖往觀相顧流涕亦祇知天子至今日始幡然悔悟也孰知其十五年如一日哉誠以兩奸罪狀暴白于天下使天下皆知皇上為二奸為所誤

未嘗有闕失則賢明之戴翕然無間亦收拾人心大
機括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世治則潤色太平為制治保邦之計世亂則斡濟屯蹇
為撥亂興治之謀要惟相天下大勢緩急而輕重布之
如今日者亂極當治之會也內治缺而後邊警生民生
從而揭竿起政治愈棼賦歛愈急是以生亂棄救亂何
異乎亂無已而益甚也近始反其所為省躬勵翼治有
紀緒蠲租解網民有生機亂源已塞當急宜求治兵之

人真能禦敵者任邊陲真能勦匪者辦內地光了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舉矣選賢自輔致勉臣工司調燮者以平格理陰陽秉樞衡者以公忠董僚屬厥官蒸乂百職交修漸至天心降順大有書年使可整頓皇猷恢張化理將國家數百年之紀綱法度陵夷而壞亂者悉行修舉千百世之基圖統緒缺略而廢墮者從此創垂皇上為法令傳後之主群工為斡盤開泰之臣千古盛明拭目可俟若委託非人紛緣求理臣未卜成功于何

日也皇上以天下為一身其精神當無所不周貫以古
今為一壹其學問當無所不併包兢業萬幾間值閒暇
何可用心于虛寂無益之事況釋宗道派不過為我庶
愛之源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教聖人之徒所當禁而
闢之皇上惟不可惑志于此也啓自觀中引學士番宿
更休與論古今宋亦令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蓋聖
賢義理所以栽培此心神明之地時加灌溉則與天地
民物自然不相間隔而精神默運無帀貫通時復繙閱

經史融發理趣考證事變無事而靜有感輒戒閑失無

自來矣

　　親定閣員

六月首輔周延儒次輔陳演以閣臣魏照乘謝陞以人

言去賀逢聖以請告得允辦事之人乞行枚卜旨下吏

部于廷家臣李日宣會選郎盧化鰲約會吏科章正宸

河南道張瑄照例內外熏推以吏部侍郎蔣德璟少詹

黃景昉南尚寶司卿姜曰廣禮部侍郎王錫衮祭酒倪

元璐少詹楊汝誠諭德楊觀光禮部侍郎李紹賢刑部尚書鄭三俊吏部侍郎劉宗周兵部侍郎吳甡刑部侍郎惠世揚左都御史王道直等列名上請帝令再推幾員通列未有再推禮部尚書林欲楫少詹謝德溥少詹邱瑜南祭酒王廷垣庶子周仲儼刑部侍郎徐石麒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玫通政沈惟炳大理寺卿張三謨通列上請于六月十九日賜各臣饌召入中極殿問以時事多艱天變民窮有何嘉猷具奏各臣次第

癸卯命德璟黃景昉吳甡供陞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
越日御中左門召內閣部院諸臣帝衣青袍皇太子定
王永王皆衣紅侍崇前行禮畢帝喚吏部尚書李日宣
來其聲甚厲帝曰用人為致治之要用人不當吏部不
得辭其責如今封疆多故督撫屢易天下安望治平記
得兩年前曾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誤職
業不破情面而今遲延遠等照常情面那能濟事昨者

枚卜閣臣是何等事如何也徇情濫舉任意揚翊這事如此何況他事宣伏地少許奏曰用人是臣部職掌臣入處地兩載無小無大無不兢兢從事如督撫不得人用天下不得治平臣嘗以為愧至會推督撫則樞臣及科道具在不是臣一人能獨行其意但用之而當臣不敢居功用之不當臣不敢辭罪昨者枚卜一事臣不唯竭分兢業即臣微賤姓名亦不敢循例輕入若諸臣才品原具在聖鑒止是臣識見淺末及詳確臣罪當萬死

帝曰吏科章正宸河南道張瑄來又曰房可壯宋玫張
三謨來曰你看三臣足吾堪任閣員日宣奏臣初推十
三員猶以為多後奉旨再推科道諸臣皆欲仰體立賢
無方之意廣收博採以聽裁如房可壯之峻節練識飽
歷風霜宋玫之英資邃學諳于與敌張三謨之風節凜
然能持正論三臣之事業在後日非臣所敢知今日之
用否在皇上非臣所敢必臣但知三臣原不媿枚卜帝
曰章正宸張瑄如何說二臣奏冢臣凡事相商臣等亦

相規勉如此事有一毫徇私納賄臣等可必其無三臣
原供可用日宣又奏此事臣亦要説個明白科臣比奏
殊爲不是今日之事只宜論其人之應否堪用如何只
把不徇私納賄等語向皇上瑣瀆臣自入吏部凡事一
任虛公有何規勉每遇會推必先令選郎與掌科掌道
商妥然後約會九卿工推至于枚卜尤不比尋常所推
之人掌科必商之六垣掌道必商之十三道大家敲推
但有一不當臣部即不敢事從中酌定不敢纖毫任意

臣事皇上十三年自為御史至今精白一心若有一毫
徇私背公令文武諸臣俱在皇上一一可問廷臣一一
可叅良久帝曰六員都着錦衣衛堂上官拿了送刑部
問罪李日宣章正宸張瑄各戍邊房可壯宋玫張三謨
各革職為民

　　朔祭難臣

六月乎洪承疇卻明仰冒變敗王廷臣等祭壇仍設壇
齊化門外親臨祭而哭之

慎選考官

諭禮部取士大典全在主考得人着各衙門慎選堪送不得但拘資次亦不許聽人規避攬營降罰的不必議差其外分考官各一（按此條當補入本先殿母后條下）